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五年一月出版

章太炎先生主任

學評

太炎

期 二 第

冊 一 十 第

華國月刊第二期第十一冊目錄

圖畫

明賢遺翰 一至二

清張月川山水立幅

清沈芥舟山水

通論

中國人用中國法之自救

太 虛

學術

論語考

孫世揚

大學鄭注釋微

龐樹典

感鞠廬日記

黃 侃

老子餘誼

羅運賢

訂孔篇注

繆 篆

諾皋說

文苑

歐陽氏母黎太夫人墓志銘

孝子衛洪墓碑

姜君墓志銘

五十生日前告誡貞胥貞用

仙巖觀瀑圖記

詩五首

詩七首

詩二首

詩五首

詩二首

詞二首

吳承仕

章炳麟

劉師培

馮 丹

馮 丹

金天羽

俞明震

黃 侃

宋慈衷

劉紹寬

李 翹

沈維賢

詞三首

黃侃

詞三首

呂聖因

雜著

法學卮言

但燾

別錄

國壽錄

通信

古層冰來書

唐大圓來書

何與神來書

陳柱尊來書

金筱甫來書

第二期第九册校勘記



明賢遺翰之一

嚴孟繁先生藏

是此志直上堂

華一統六愛人

無兄弟也 中

笑公以君為

三汝一應之

熱使那信之

矣

加月林名

...

楊澗字

文孺號

大洪湖

北應山

人萬歷

丁未進

士官至

都御史

天啟五

年死璫

禍贈太

子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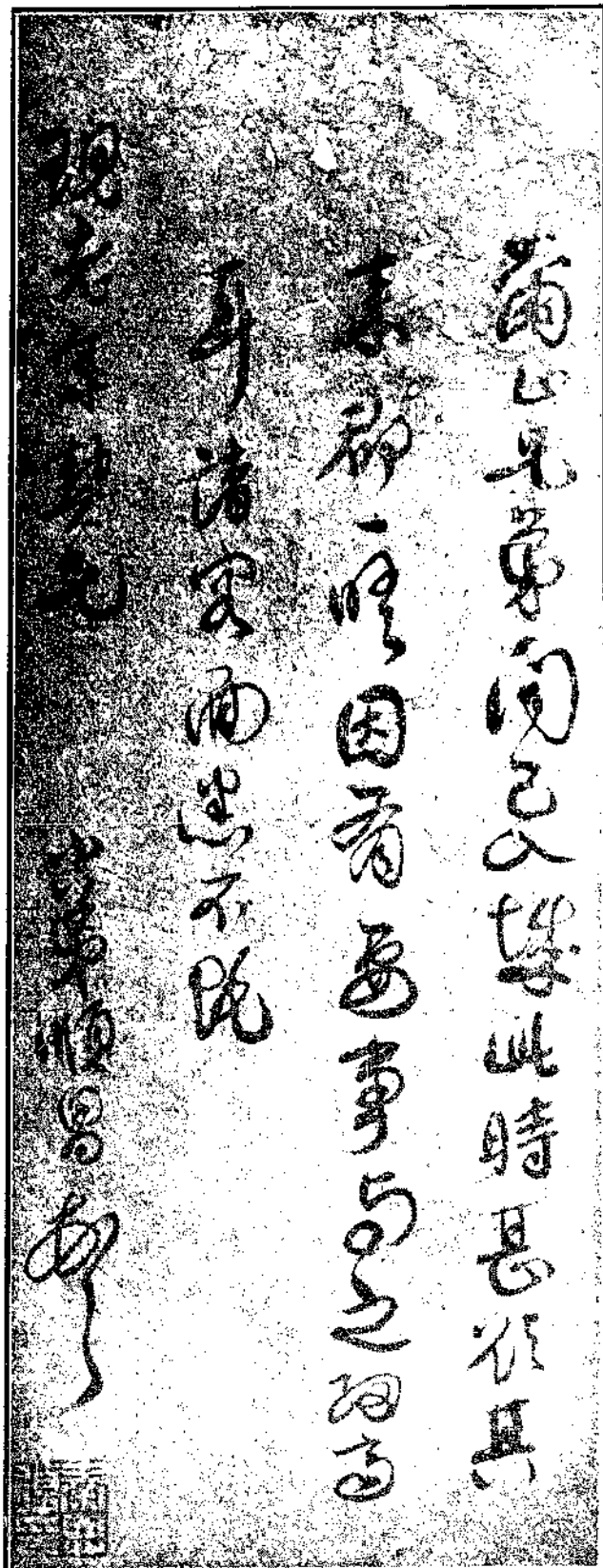
右都御

史諡忠

烈

明賢遺翰之二

嚴孟繁先生藏



周順昌字
 景文江蘇
 吳縣人萬
 曆癸丑進
 士官至吏
 部員外郎
 天啟六年
 死璫禍贈
 太常寺卿
 諡忠介有
 燼餘錄

清張月川山水立幅



嚴孟繁先生藏

通論

黃侃



中國人用中國法之自救

太虛

中國人向來自成爲一天地。中國之外。則胥視爲蠻夷戎狄。雖由佛教嘗認識印度之爲大國。然除佛教外。既鮮他種之政治經濟等關係。亦夷之狄之。而置於不見不聞耳。雖明季以來。乾嘉以前。曾有傳教經商之歐人來往。其等之蠻戎猶昔也。故中國人與今歐美亞各國。成爲國際往來之一國。蓋始於清道光十六年之鴉片戰爭。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外國人。則輕之笑之而已。鴉片戰爭之後。忌之排之之心漸熾。積數十年。結爲拳匪之亂。然鴉片戰爭後。同時亦卽有羨之效之之心。其羨之效之者。則在乎槍炮兵艦。以爲強國之道。唯在乎此耳。其結果則爲中日戰爭之失敗。由是其羨之效之者。更進一步而及軍政法律農工商業。庚子之後。既失中國本有之政教重心。將謂立國之道。胥賴乎彼。遂進行益力。其結果由清末之立憲。而成政柄迭更軍閥割據之民國。民國八年。新文化運動之思潮起。其羨之效之者。更進一步而及學術思想之文化根本。同時更以俄國式之革命相號召。宗教政治經濟權力等。皆入於混亂劇變之中。乃成現在全體糜爛之時局。一變再變三變而至於今日。則知列強各國之種種民族戰團辦法。

張東蓀之中國政制問題亦俄

之勞農專政與孫文之三民五權及戴季陶之句踐主義等皆可包括在內。皆不能準之以援救中國。而此外則列強各國亦更無他法矣。有之則唯甘地等之印度自救法。而亦非救中國之法。故救中國。非中國人自尋出一種救中國之法不可。

庚子之後。中國岌岌不可終日。以國危有救之之必要。而國人救國之心。亦日熱切。觀日本之中興也。有近法於鄰意。未幾而日本勝俄。遂以惟一能救中國者爲日本人。其時親日之熱度。可謂極甚。未幾而日本奪據朝鮮。又稍稍由親而畏。至民四迫定二十一條約。乃對於日本之救中國。完全絕望。而大多數人民。皆仇敵視之矣。清末民初時。覘德之強。頗有仿效。且希望德國之能救中國者。至歐戰加入協約。則此希望亦告終矣。民初以來。多有希望美國之援助及拯救中國者。迨臨城劫車案起。乃美國首倡共管中國之說。於是國人之有識者。漸知美國亦不能援救中國。而近年來一部分親俄者。則專欲做俄國式。以望蘇俄之能救中國。但至今彼蘇俄徒用空言宣誘於中國稍有利益者。皆無實際之進行。頭腦略清醒之國人。亦皆窺破俄之豪無誠意。祇藉之宣傳其不宜於中國之共產主義。冀擾亂中國。以遂其侵略耳。至於今年五卅案起。尤足令吾人恍然了知英法等列強諸國。皆不能扶救中國。而中國人之欲救中國。唯在中國人之努力自救。

而已。

既明唯中國人自用中國法。乃可以自救中國。則欲賴外國人及欲求外國法之妄念。可以止矣。妄念止息。而內察中國之現狀。及內省中國之往情。將何從得其自救之法邪。

察之中國現狀。非無政治也。特政治無國民性之道德。以爲綱維。致爭營私人權利耳。非無軍備也。特軍備無國民性之道德。以爲綱維。致反成羣盜割據耳。非無教育也。非無實業也。特教育實業無國民性之道德。以爲綱維。致教育適以阬陷青年。實業因之停滯進步耳。故今日非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練兵救國。與政治救國之需要。而唯以有一種「國民性之道德」精神。貫徹於實業教育軍警政法之間。以爲之綱格。以爲之維制。乃能各循正軌而漸臻調協耳。

省之中國往情。唐漢而上之國性民德。存在於今。此國民之生活情意中者。殆已潛消無痕矣。惟宋明來之國民性。行蓋猶爲今日最普遍最深厚之國俗民情也。經元代而蒙古同化。經清代而滿珠同化。故雖間元清二代。適以恢宏宋明化之量。而未嘗變失宋明化之質也。然宋明化之國民性德。爲何如之。國民性德邪。則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耳。如能搏聚而淬厲振作之。則國民性之道德不勝用也。第余此說。非現時唱三教合一之粗惡的同善社道德學社悟善社道院。

救世新教等所能假借。蓋余茲所提出者。乃經過現代西洋化所流行的科學哲學宗教等之精密審量。加以淘洗鎔鍊。得有重新估定之價值者。非漠然昧於現勢之開倒車的盲舉也。今請分析言之。

一、宗佛法以建信基也。吾華佛法。至初盛唐始完備。武宗毀後。各宗皆衰落。獨禪宗水邊林下。自葆其真。復興經五代以入宋初。最稱隆盛。不唯奄包佛教之全局。使時人知有禪而不知有佛。但以禪稱。抑且遇人即頂門一錘。要問渠個未生前本來面目。或當念是誰。死後何存。震盪得全國人心。非向此中討個消息。沒個斷疑生信處。於是禪宗乃打入全國人之心底深處。故宋明來。不但佛教各宗皆張設門戶。於禪宗信基上。即儒道二家之門戶亦張設於禪宗之信基上。若宋儒之要靜坐。要尋孔顏樂處。要看未發前景象。要先立乎其大。乃至明將古聖賢之言。皆爲我之註脚。而道流若陳搏若張三丰等。修命之前。要先之修性。其修性即修正修定之別名耳。雖儒道二家。於佛之禪。皆淺嘗輒退。依舊回到其刑政倫常及長生固命之本旨。以自張其曰儒曰道之門戶。然曾築信基於禪宗上。則固爲事實昭然不可掩者。誠以非如此。則當時之知識階級。末由得固命安心之地也。此風至明末爲盛。知識階級如此。演爲庸俗之小說戲劇。皆處處可以見之。

而劣陋之白蓮教及袁了凡教亦即產生及培養於此種學者庸俗之風氣間。今日四川所流出之劉門與同善社等皆吸其餘流者也。入清以來禪宗之勢垂盡已不可用。今之佛法循盛唐之軌復興亦不須專用禪宗矣。然在此經過西洋的基督教及哲學科學化後之時代。儒的祖先教儒之敬天意亦以天爲太祖耳故儒以祖先爲宗教今生物學乃以人祖爲猿故難置信與道的天仙教皆已不能定「信心」之基矣。信基不堅則建築在上者皆隨時可以動搖傾敗。故非宗佛法全體以堅立無可搖動之信心基礎不可。佛法全體之正信爲何。則信有已成無上徧正覺者。信必有無上徧正覺以明宇宙萬有之眞。及有能得無上徧正覺之種種方法。信有已從事修習於趨向正覺之方法者。及自己與衆人皆可從事修習趨向而必獲正覺。此之三信。換言之。卽皈依佛法僧耳。卽發起無上菩提之信心耳。勝解力故。樂欲乃起。勝解樂欲。心淨名信。由智而信。智信一致。非基督教等盲情之信仰。而不違於哲學科學之推究經驗。故唯此爲足於今世割裂難斷之疑網。建不拔之信基也。至由研教參禪及其他佛法中之方便等。要皆爲建此歸依佛法僧之信基而已。人心中若非築成此之信基。則終在倥傯惘惘中混過一生。豈不深可惜哉。

二、用老莊以解世紛也。晚明憨山大師嘗言不知孔子不能經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知佛

法不能出世。今世銜物質之華美。頌淫靡爲文明。恣言之放僻。標競爭爲進化。是非有刊落文明。糞除進化。若老莊之鎮以無名之樸。貞乎自然之淳者。其不爲西洋化之環境所迷惑馳驚者。蓋寥寥乎其難也。是則章君太炎之齊物論釋。最能稱乎其職。

三、宗孔孟以全人德也。信基建則天君定。世紛解則亂賊除。如藝園然。種得時地。則生機勃發。而積極之精神具矣。圍以短垣。則患害不侵。而消極之防衛成矣。於是繼施孔孟之道。以勤耕耘灌溉。然後發榮滋長。以成爲枝葉扶疏。花果繁碩之園林焉。孔孟之道。言其大要。則施行五常於五倫以全人德耳。五倫乃秩序之人羣。五常乃理性之人心。實現乎人羣人格人世者。昔嘗與衛君西琴言之。茲擷錄以明大意。

(外表形下的) (人世)

(人生宇宙之實際)

(物質)

(精神)

(人羣) 渾然一體

(內容形上的) (人心)

西洋大部文化。偏於外表形下的。東洋小部文化。偏於內容形上的。孔家儒化。是符合外內上下渾然一體之宇宙人生實際施行者。注重之點。在乎人羣。(一)如何調達人羣之內心。使發爲適

宜人羣情性之常德倫理。此倫常爲儒之中堅（二）如何制用人羣之外世。使成爲適宜人羣生活之器具。

事物。此器物爲儒之表面依第一條則佛之五戒老之三寶。慈儉雖皆近之而不及孔孟於此之最爲詳審。

精切。故當宗孔孟。依第二條則雖不同西洋之專務物質文明而厚生利用諸科學及軍工農商。

之適宜人羣生活者。皆應攝受開發。使「人羣」能制用「外世」而不爲外世之所制。則對於

西洋化亦儘有容受消融之餘地。內養人心之正。外應人世之變。以成爲具有倫理常德之人生。

是孔孟宗旨之所在也。故孟子曰。人倫之至謂之聖。章君太炎曰。宋明理學諸師。所以不肯直趣

佛法者。祇以其道玄遠。學之者多遺民義。故爲此調停補苴之術。然苟識其情。厲行六度。亦與儒

術相依。唯有漏無漏爲異。若撥棄人乘之義。非獨不益世法。亦於六度有虧矣。大氏六度本自平

等。十善乃其細者。在家出家。皆不能離十善。東聖西聖。亦並依於六度。以此倡說。自然殊塗同歸。

見予所著人生觀物科學後序亦可謂知其旨已。

四、歸佛法以暢生性也。佛稱大雄。依佛立信。成勇者之不懼。老稱大玄。用老忘世。成智者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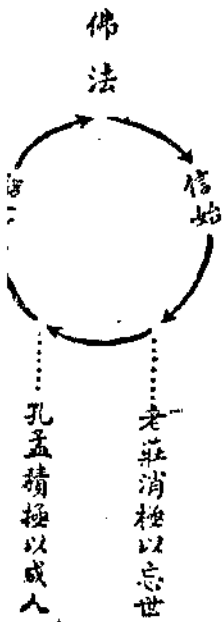
惑。孔稱大成。宗孔成人。成仁者之不憂。備三達德。人德全矣。然德業方新。老病已迫。無長不消。無

成不毀。既濟終於未濟。有生歸於必死。而此老病死三關。任英雄豪傑。亦無術以衝決。人世之可

傷心隕涕者。寧有過於是哉。道家長生之說。欲有生而無老病死也。印度灰滅之論。因老病死而并欲無生也。是皆未明生理。故尤闕乎其生而未能暢達乎其性也。唯大乘佛法之明緣生性空。乃能宣暢生性。蕩然無閔。使老病死不留痕迹。言緣生則莫善賴耶之非斷非常。具詳言性空則頓顯真如之不生不滅。三論不生不滅。則生老病死之事。本無非斷非常。則愛生惡死之情。何寄苟知乎此。其最低限度。不惟乘萬化而未始有極。樂不勝計。且能自擇於萬化之間。操人定勝天之樞紐。以優游乎人天善道。漸成增進。其上者則直趨無上菩提。三無數劫。有進無退。淨法滿足。究竟常住。必如此。然後人樂為善。亶亶不倦。以相引進而靡極。故吾人既得乎生。如何乃能不虛此生。非佛法不能賦與充分之意義。及永存之價值。而人生遂必以歸佛為終也。

茲之四義。皆就中華國民性中固有之心德條理而揭出之者。撮為一圖如左。

中華之國民性道德圖



觀此中華之國民性道德圖。則可知今日欲求中華國民性之道德。必始乎佛法。終乎佛法。舍佛法莫爲功也。誠能發揮光大篤行實踐乎此者。則如病危之際。真元恢復。然後固之以軍警。理之以政刑。培之以教育。資之以實業。調而養之。可臻健康。區區一得之見。願邦人君子進而教之。



改訂

術

大
炎



論語考

孫世揚

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今考其傳受原流。蓋自漢人已不能詳說。唯王充言之最備。論衡正說篇曰。說論者不知論語本幾何篇。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已疑有誤字之時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魯字疑衍河間九篇九當作七合齊古乃爲三十篇。至昭帝女女字疑誤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魯字疑衍。河間九篇。據此則扶卿之學。傳自孔安國。而藝文志以爲扶卿傳魯論。是魯論本出於古文也。藝文志傳齊論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後於孔安國。其膠東庸生。則孔之再傳弟子也。見儒林傳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論語之書。古文出而孔安國以教扶卿。始曰論語。似前此亦不得有論語之名。然考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道。可謂孝矣。坊記者。或言子思所作。或言公孫尼子所作。然則論語之名不自孔安國。

始名也。自孝武以還。論語之文。多見稱引。見於陸賈新書者。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曰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德便便。曰陳力就列。道曰季孫貪黷。臾之地。而變起蕭牆之內。術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直道而行。辨曰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曰無如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曰不在其位。則無以齊其政。曰孔子曰。道之不行。曰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慎曰敏於事而慎於言。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本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思案賈生於秦火之前。此或記誦所及也。然賈誼爲文帝博士。年纔二十。亦數稱論語。見於新書者。曰血氣方剛。宗曰過猶不及。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容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胎見於本傳者。曰禮云禮云。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其他自鼂錯鄒陽以至元朔元狩之間。詔策章奏所引。斷章零句。未能悉數。唯董仲舒所引最多。必其素所肄習也。今見於春秋繁露者。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莊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曰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玉曰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曰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林

曰苟志於仁無惡。玉曰管仲之器小哉。精曰望之儼然。服制曰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度曰孔

子謂冉子曰治民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而後獲。曰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曰

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曰居上不寬爲體不敬。仁義曰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身之曰孔子曰殷有三仁。對膠曰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奉曰孔子曰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深察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聖人於言無所苟

而已矣。實曰足恭小謹巧言令色。五行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並見

命曰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郊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郊事曰子曰人而不言如之何如之

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贊執曰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川曰孔子受君賜則以

祭曰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祭見於本傳者曰孔子在齊聞韶曰孔子曰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也曰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曰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曰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曰孔子曰鳳鳥不出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曰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

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曰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曰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曰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曰論語

曰有始有終者其唯聖人乎。曰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案仲舒為孝景時博士其對策在元光元年而孔安國獻書在天漢之後。見劉歆傳上距元光三十餘年安國早卒。見孔子世家于仲舒為後進則仲舒所稱論語宜非受之於安國。且江都易王繁露作膠西王素驕好勇乃亦知殷有三仁非常時所傳誦何以稱焉。是知論語之書不自古文始傳也。蓋論語之名初甚廣泛凡記孔門言行者如三朝記及仲尼閒居孔子燕居之類以及家語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篇悉以為稱。故王充言論語有數百篇也。秦火以後傳誦不絕而未有專師授受故賈董輩雖肄業及之而史不明言其傳授也。王充言漢興失亡者亦謂其散亂不治而已。唯趙岐孟子章句敘云文帝嘗置論語博士其後即罷。劉歆傳亦云文帝時諸子傳記置博士蓋當時博士皆具官待問固未嘗有師法。自後漢人言之有道及論語者則謂之論語博士其實亦汎說耳。及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論語。見藝文志及說文序還之孔氏孔安國以授扶卿自是論語之名始有。限制論語之學始有專師。此王充所謂始曰論語別於前此之泛稱論語者矣。唯論語在中祕者初為古文不易誦讀昭帝讀之而曰未云有明。見本紀宣帝下太常博士亦稱難曉。知其所見者必古文也。其散布於民間者古文既出不妨易以隸

寫於是齊魯諸學者相繼以興。家法流傳。浸有同異矣。何晏論語集解敘云。古論唯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又云。前世傳受。不爲之訓解。然則解論語者。始於孔氏。而藝文志所錄魯傳魯說。齊說諸家。固皆後起者也。魯夏侯安昌侯說。並爲二十一篇。蓋猶存古論舊目。唯王駿說爲二十篇。頗以兩子張之合自駿始。駿父吉本傳齊論。而駿爲魯說。安昌侯本受魯論。亦兼講齊說。豈非魯齊雜糅。其辨已微。雖謂之同出於孔氏。可也。至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而爲之注。讀正凡五十事。今見於經典釋文者。尙二十事。未見有齊論與魯古異讀者。或齊論初無異本。非同於魯。則同於古耳。若魯讀有異。鄭多從古。魯無不知命章。而董仲舒已引之。亦可見扶卿以後。魯論已有譌脫。是以補此一章。有賴於張王之兼通齊論者爾。河間獻王多得先秦舊書。所見論語。校壁中增多七篇。此無足怪。而齊論別有間王知道。爲古魯所無。其得之何處。不可知。河間七篇。蓋寫以古文科斗。故西漢諸師已不傳。今齊魯二篇亦亡。恐自張禹王駿之後。絕無師說。而不見重於世耳。說文所稱逸論語者。謂河間七篇耶。謂齊之二篇耶。今亦無以明也。至隸釋引漢石經論語殘字。其文頗異於今集解。篇末又著益毛包周異文。然則其所收者。仍不過張禹本。特以傳至漢末。又有異同。此則不關於古齊魯之分矣。今孔氏訓說。既不可見。世傳何氏集解。雜采漢魏諸家。

之說亦頗爲改易。其所取孔注未詳所出。唯司馬遷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取論語次爲篇。以爲孔氏古文近是。今以考之集解本或異或加詳焉。其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爲衛靈公與夫人同車過市而發犁牛之子騂且角指仲弓父賤人而言。問子貢多學而識之。答子張問行並在陳蔡絕糧之時。河不出圖莫我知二章並爲獲麟而歎。對司馬牛問仁所以戒牛之多言而躁。此詳言本義者也。又葉公問子路章有學道不厭誨人不倦二句。假我數年章承以若是則我於易則彬彬矣一句。河不出圖章無鳳鳥不至而有雉不出書。君子疾沒世章冠以弗乎弗乎承以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二句。陳司敗問昭公章長有臣不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二句。此章句之異於今本者也。曾點作曾蒧。此文字之異於今本者也。案漢書儒林傳云。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然則好古之士欲求論語古訓者。舍遷書將焉取之。

乙丑夏日寓餘杭章先生家講習論語遂以先生緒論綴爲是篇。

大學鄭注釋微

龐樹典

大學第四十二

釋曰。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樹典案正義語深得鄭意。朱從格物爲始。王從致知爲始。從此大學之道。遂豎三義。朱王爭辨。鄭旨愈微。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釋曰。此三語。宋儒所謂內聖外王之學也。明明德。內聖也。親民。外王也。止於至善。兼內外而言之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釋曰。言明明德之功夫。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知止也。此謂治平要道。化神妙用。儒家住世法。非佛家出世法。故鄭君曰。得謂得事之宜也。事包大小而言。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釋曰。物事之本末終始。通宇宙言。(宙一作久)本末猶言鉅細。與其他言本末不同。

注。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注。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

致知在格物

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

釋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鄭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鄭注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鄭注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鄭注窮人欲言無所不爲)又曰。夫民有血氣心知。

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鄭注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樹典謹案樂記之言。鄭君之所本也。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以易言。善物惡物云云。孟子盡心篇口之於味也。章最爲真詮。趙注尤明白。此與釋氏五蘊不同。與陽明良知亦異。樂記言好惡而無法度。則欲之導引無窮。故子告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克者有節度也。己猶躬也。鄭君蓋得其微旨矣。今不盡釋。以俟知言之君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吉凶之所始也。易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吉凶之所終也。大學之道。實爲自明誠之學。故鄭君兼言善惡。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注。壹是專行是也。

釋曰。疏云。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以行此者。專一以修身爲本。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釋曰。上文注言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言誠意之惡。惡好善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蓋惡臭好色之來。凡民之知皆能別擇。惟君子之誠意對於惡物善物之來。皆能如惡惡臭好好色。自知別擇而不自欺。此其所以誠也。言慎獨者對人而言。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斲。斲閉藏貌也。

釋曰。重言必慎其獨者。深誠惡惡之必誠其意。小人閒居之小人。見君子而后厭然之君子。疑指庶民與在位者。蓋譬喻之辭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釋曰。下文注嚴乎言可畏敬也。句當屬於此。右以上言誠意當如惡惡臭之惡惡。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釋曰。心廣體胖。卽德潤身。

注。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

詩云瞻彼淇澳。葦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注。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葦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

釋曰。心廣體胖之詩。鄭君當有其本。今無考。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者。極言心廣體胖之效。平天下以修身爲本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注。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注。皆自明明德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尙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

注。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釋曰。明明德之工夫。既非釋氏頓悟法。亦非如朱子所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即明即新。故鄭君曰。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注。於止。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釋曰。此一節。以擇地而止處。喻擇善而止處。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注。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

釋曰。爲人君止於仁。統攝敬孝慈信而言。繫辭曰。元者善之長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

釋曰。此極言誠意化民之效。所謂有恥且格也。右以上言誠意當如好好色之好善。

此謂知本

注。本謂誠其意也。

釋曰。誠意一章所言之好善。善即明德至善。好即明與止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注。懣怒貌也。或作懣。或爲寔。

釋曰。身有之身。鄭不破字。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從外來。接於身而感於心。不從內發。此與程朱說異義。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

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注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

釋曰。注極明白。反躬自喻。卽絜矩之道。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修身之要盡於此。好而知其惡以下。言以明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注。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釋曰。孝者三句。治國以施教。言近也。上老老三句。平天下以德化。言遠也。絜矩之道。本無二理。春秋傳曰。遠近大小若一。論語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注。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債猶覆敗也。春秋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債於濟。戾或爲吝。債或爲奔。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注。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

釋曰。言平天下之道在於生財。生財之道在於誠意。在於絜矩。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佛墨之所以不能化民者不絜矩也。共產主義之所以終亂天下者不誠意也。鄭君曰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其旨微矣。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注。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

釋曰。所藏乎身不恕。言不能絜矩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

在齊其家

注。天天。夔夔。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倍。矩。或作巨。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注。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

釋曰。誠、意、章、之、惡、惡、好、善、而、不、自、欺、忠、也。絜、矩、之、道、恕、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鄭君注下語之精如此。易。平天下。而曰。治國。辭之謹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注。言治民之道。無他。取諸已而已。

釋曰。言民之好惡。本同於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釋曰。下文注師衆也。迄道猶言也。當屬於此。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注。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天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以厚亡。

釋曰。德。朱子謂卽明德是也。析言之。兼包誠意正心修身及慎獨日新其德絜矩在內。總結上文內聖之學。有德。此有人。言有德始能用人也。有人。此有土。言用人始能治國也。有土。此有財。言治國始能理財也。有財。此有用。聖王平天下之要。盡於此。孔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聚散有均。意聖王發政施仁。非能博施濟衆。務在均之而已。說詳餘論。

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注。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注。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注。秦誓。尙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穀。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才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尙。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之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釋曰。平天下之道。在於得人。用人而得。則凡事之宜。無不得矣。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注。放去惡人。媚疾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注。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注。拂。猶僇也。逮。及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注。道行所由。

釋曰。驕泰失之。言成功以後。是以君子必日新其德。乾九三之無咎。旨深而意遠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注。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

釋曰。說詳餘論。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注。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注。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己府庫之財。爲己有也。

釋曰。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爲義。臣既行義。則事必終成。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己有府庫之財。爲己所有也。其爲誠實而然。言不虛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也

注。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釋曰。孟獻子語共六句。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注。言務聚財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注。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餘論

大學。注中謂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說是也。然其人必與子思相後。先而前於孟子。當時

周禮繁飾其弊。已有不能平治天下之慮。同時老墨咸以是詬病儒者。而封建井田大勢已趨於必改。篇中於此皆不之及其意微矣。獨標先覺百世可知此聖過孟荀識超莊老。乃潛龍勿用名氏溼如尼父。所謂不愠之君子歟。

鄭目錄云。名曰大學。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自宋迄今。對於斯言。都未注意。豈非以朱子一序童而熟之。遂不覺耶。

大學篇中多引詩書及先師孔曾之言。以證意旨。此當時文體如此。切磋商道學也。諸語必著書者之說詩。故爾雅采之。鄭知爲心廣體胖之詩。此或三家詩大師轉引之以說淇澳。今雖不可考。然可於下文烈文詩親賢樂利之說。推而知之也。

大學與論語相表裏。如舉直錯諸枉章。一貫忠恕章。老安少懷章。博施濟衆章。顏淵問仁章。仲弓問仁章。皆是而絕不與同時諸子言辨。曾子制言篇云。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斯人之謂也。

忠信得之。驕泰失之。之君子。兼包百官而言。不僅國君一人。

生財有大道。兼農工而言。鄭注不務祿不肖。雖指卿大夫士。而抑商之意。亦含有在內。是以

下文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鄭注。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云。亦兼士商而言。所爲義也。鄭君言辭簡遠。可以意會之。蓋聖人平天下之大道。非能盡四民之衣食住而均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已。故必知此。始可以言社會學。始可以言共產。曩者戴東原。錢曉徵。汪容甫。阮芸臺諸先生。皆有意通漢宋先師之駟。而束於當時功令。不敢盡言。近日友人唐文治。曹元弼。孫雄。亦有意治世以救世。而門戶之見未捐。中西之途未闢。不爲後生所喜。今樹典爲此文筆簡陋。更出諸子之下。聊備中學校參考書一種而已。非敢箴膏肓而起廢疾也。



感鞠廬日記摘鈔

黃侃

俚詩有全篇俚者。有數句一句俚者。有數字一字俚者。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韞。此俚語敍真情之佳者也。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此俚語敍俗事之佳者也。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戴頭歸。用鄙語而佳。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道閒情而佳。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寫景而佳。夜來春睡濃於酒。壓扁佳人纏臂金。體物而佳。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詠古而佳。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悻謔而佳。詩用俚言。不必遂不佳也。然而語言文字者。詩之表也。情志學識者。詩之質也。質果美。則表雖不文。無傷。然且益之。以文不愈。章龍虎藻蔚之美乎。陸士衡曰。詩緣情而綺靡。緣情者。質也。綺靡者。文也。後世詩人雅而不豔者。有矣。至乃文質兩喪。徒以儉父之語。被之謳吟。以此爲詩。不亦遠乎。歷觀古來俚語入詩。名篇絕妙。盧全詠茶。孟郊銅斗。白傅之上陽白髮。仲車之大河上天。或見稱傳。終非雅弄。又況酒訝。

傷多。花開鮮翠。從教則云遮莫。不愈或易不樹。蒼鶻參軍。不詳原起。江豚苦筍。只記鄉風。時地一更。彌勞箋詁。是則當時取其滑易。後世病其聾牙。豈獨郝隆。媿謂之佳謔。越人濫扑。尙費象胥哉。且詩者志也。志無可取。則不須虛託。歌呼又詩者持也。義無所持。則不足垂之久遠。此雖篇什之公律。而俚詩則違此特多。故繙擊壤之編。竟體有少孫之腐。覽誠齋之集。累章皆下里之音。顏介有言。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又何必微吟蚓竅。長槍鳩枋。空染煙墨。以扇澆薄哉。

壬戌九月二十三日

言辭修潤。卽成文章。而文與言訖于分乖者。亦有故。撰述之家。求其文之簡當。或志在行遠。亦必美其采章。簡與美相乘。自與造次口談。不能同狀。此卽以語爲文之民。亦必有其區別。非然者。謂之無文。無不可也。又言在唇吻。隨世遷流。文著於書。其性凝固。故有爾雅解詩書之詁。輜軒記絕代之言。常語趨新文章。循舊方圓。異德故雅俗殊形矣。且夫人爲之事。類皆爻法於佗。罕能自恣。矍倪效語。莊嶽教言。陶染所成。若出天性。而文章既有定體。美惡復有公評。舉世名篇。嗟不盈掬。擬之作式。必是前

代之文。模放既久。與之同化。句度聲辭。宛有定規。所以詩歌雖廣。常用者不逾乎四五七言。形體猥多。恒見者大都止三五千字。語言以隨世而俗。文章以師古而雅。此又無足怪矣。嘗聞化聲之道。從地。從時。從地。則殊境不相通。從時。則易代如異國。故越歌山木。待楚譯而始通。秦語素青。俟鄭言而方曉。況以近事。崑腔賓白。非吳儂則厭其鉤轉。元代王言。在今人必迷其句讀。是則文兼常語。適使蕪胡。不若一秉古先。反得齊同之律。綜上所說。文與言判。一由修飾。二由遷移。三由摹放。四由齊同。非苟而已也。鈍拙之夫。自媿不能文事。競覓怪說。以愚世人。人情嬾惰者多。勤劬者少。從彼之說。既省精力。又得聲名。所以泮林桑甚。不變鴉音。喬木友聲。無非缺舌。若以董劉之術論之。斯殆口痾犬禍之類乎。周天度西隰序通俗編言。梁山舟有直語類錄。翟書視之。詳數倍。梁書在約舉義例。而不求其多。翟書亦間引直語類錄。如孤峯

此語講轉。案孤峯獨宿。乃陽道暴起之隱語。梁說頗誤。○鄧語謂陽道為鳥。元人小說中最多見。鄭樵以為鳥字。然古實但作鳥。水經洧水注。武定水流逕零鳥塢。塢側

有水。懸流赴壑。一匹有餘。直注澗下。淪積成淵。嬉游者。矚望奇為佳觀。俗人謂此水挂於塢側。遂目之為零鳥水。此謂水流之形似涿之下滴。蜀志謂之涿。鄭人謂之鳥。

爾雅謂之州。三字異而聲相轉。唐世亦目陰為鳥。故酉陽雜俎載。人以山氣日夕佳。衆鳥欣有託。嘲疝氣之疾。是亦以鳥為陽道也。序云。語有見于

經傳。學士大夫所不習。而堯僮竈妾。口常及之。若中古以還。載籍極博。抑又繁不勝

舉矣。蓋方言流注。或每變而移其初。而人情尤忽於所近也。此數言殊精。廿七日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篇。有文士傳五十卷。張隱撰。隱一作鷲。魏志王粲傳注。張隱

凡騰虛僞妄作。不可覆疏。鍾嶸詩品。張隱文士。逢文即書。舊唐志有張隱文林傳。玉海中興書目五卷。載六國文人。起楚平原。終魏阮瑀。崇文目十卷。終謝靈運。

簿錄篇。有雜撰文章家集。敍十卷。荀勗撰。文章志四卷。摯虞撰。續文章志二卷。傅亮

撰。晉江左文章志三卷。宋明帝撰。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約撰。集部總集篇。文章流別

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摯虞撰。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摯虞撰。翰林論

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又梁有文章志錄。雜文八卷。謝沈撰。亡。文心雕龍十卷。梁

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

記一卷。吳郡功曹張防撰。亡。梁有詩集百卷。并例錄二卷。顏峻撰。詩評三卷。鍾嶸撰。

或曰詩品。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所載。有張鄴文士傳。鄴蓋卽隱之誤。而張鷟張

隱亦兩出。文選注所引有文章錄。不著撰人。或卽謝沈書。又有江邃文釋。則隋志無之。世說新語注引文字志。無撰人。或卽文章志。其引文章錄。則署丘淵之。志所無也。又顧凱之晉文章記。文章敍錄。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八亦引。皆不見隋志中。然三國志注引荀勗

文章敍錄。是卽隋志之雜撰文章家集敍也。又志注引張隱文士傳。一作鷲。一作衡。合之御覽之張鄢。是此一人而名有四字之異也。大抵先唐評文之書。約分四類。一則詳文士之生平。二則記文章之篇目。三則辨文章之體制。四則論文章之用心。始自荀勗。終于姚察。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略可道者。劉鍾二子而已。自唐以後。論文之言。唯存書札。及夫叢談小說文話評選之中。絕無能整齊洽通。若明儒學案之記儒先文獻通考之載法制者。侃雖不敏。願有事焉。茲事體大。姑先述其綱領。命曰文章序論云爾。

文章之界限。文學之起原。文之根柢與質地。書籍制度與文章。成書與散篇。文章與文字。文章與聲韻。文章與言語。詞言通釋。古書文法例。文章與學術。文章與利祿風尚。外國言語學術及於文章之利病。

譯文之優劣。公家文。日用文。俳俗文。文章家之因剏。文章派別。歷代論文者之旨趣。文體起原及廢興。文體變遷之故。摹擬。述作之異。偽託。文言質言之大別。雅俗之標準。繁簡之宜。文章流傳泯滅之理。向後文學變化之預期。字書文法之整理。此等題。近乎倭語。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劉彥和譏桓君山輩未能振葉尋根。觀瀾索源。不述先誥。無益後生。然亦自謙云。識在餅管。何能矩矱。每頌斯言。以自督勵。不覺其媿慙之充懷也。

廿九日

老子餘誼續

羅運賢

三十九章

故致數與無與。

案釋文。譽毀譽也。吳澄本與作譽。焦竑考異。與古本作譽。蓋作譽者是也。疑此文。

本作故致數與無與。因譌與為與。周官大司樂注、在東井與鬼之外、莊子消搖遊、吾聞言於接輿、釋文並云、輿本作與、此輿與互

證、與譽古通。射義鄭注。譽或為與。是已數計也。數譽無譽。言計譽反無譽也。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不計譽矣。而譽自歸之。然則計譽無譽甚明。

四十二章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案強梁借為彊勅。六十七章。堅強者死之徒。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說文。父。巨也。

巨。規巨也。教父即教巨。猶言教條也。或訓父為始。非是。老子言三寶。戒強梁即不

敢為天下先也。居三寶之一。何以知其教。以此為始。又何以知其不以慈儉二

者爲始邪。

四十七章

不見而名。

案釋名釋語言名明也。

四十九章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案注。謂不用也。荀子儒效篇注。錯習俗。楊注。注錯猶措置也。措置卽不用之意。注其耳目。三章所謂常使民無知無欲也。聖人皆孩之者。使民見素抱樸。復歸於嬰兒也。

五十章

入軍不被甲兵。

案被借爲鞞。說文鞞車駕具也。引伸爲具備。誼史記周勃世家。甲楯五百被。集解

引張揖云。被具也。段注說文鞞下云。封禪書。駕被具。被卽鞞字也。韓子引此文正作備。尤爲被借爲鞞之證。

五十二章

終身不救。

案說文。救。止也。又以止爲足。則不救猶不足也。與上文終身不勤對文。勤猶盡也。

五十五章

心使氣曰強。

案使借爲史。雜記注。使或爲史。明其可通也。史掌書者。故有守義。氣以況柔。心使氣曰強。卽五十二章守柔曰強也。

六十二章

不如坐進此道。

案坐進猶言守而行之也。左桓十二年傳。楚坐其北門。杜注。坐猶守也。周官大司

徒銜枚而進。鄭注。進行也。

七十二章

自知不自見。

案見與粵同。詳前

七十四章

而爲奇者。

案而猶則也。

訂孔篇註

繆篆

餘杭章先生作檢論。初名熿書義博而辭奧。非通明故訓者。不能細其旨也。繆君子才頃以教授之便。爲訂孔注一篇。屬爲布刊。以餉學者。夫其篤守善道。啟悟後生。有功師門。豈云淺鮮而已。記者識。

訂孔章氏叢書檢論卷三〇節錄

諸所陳說列於論語者。時地異制。人物異訓。不以一型錮鑄。所謂大道固似不肖也。

△墨子大取篇。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孫詒讓問詁云。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

不欲自明。故不能必得其情實也。〇篆按。請通情。〇魏其傳。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馬建忠文通卷二云。猶云諸

凡灌夫所與交通之人。無一非豪傑大猾也。〇又游俠列傳。諸所嘗施。唯恐見之。馬云。猶云諸凡魯朱家所嘗施之人。唯恐人見之也。〇杜預春秋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篆按。昔仲尼沒而微言絕。論語蓋多微言。

矣。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孟子蓋多大義矣。

△老子六十七章。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人亦有言。西極之聖。守其一術。強聒而不舍。婁遇而不異辭。大秦三哲以之。

△詩大雅抑之篇。人亦有言。○文心雕龍書記篇。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

△莊子天下篇說宋鉞云。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釋文。聒。古活反。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太炎文別錄大秦譯音說云。漢世僑羅馬爲大秦。至南北朝無改。魚豢范曄皆云。其人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殆非也。大秦至漢始通。若以其類中國人得名。當云大漢。不云大秦矣。今按大秦卽刺丁。譯音小異耳。大本音徒蓋切。經典釋文於莊子天下篇大過大多大小。皆云舊敕佐反。是魏晉間又舒舌頭音爲舌上音。要之舌音諸紐。古皆展轉相迤。旁迤又得爲半舌半齒。如牽從大聲。古文作牽。從入聲。則大聲亦可迤入半齒日母。刺則半舌音也。說文韻譜。大又音佗達切。與獺同音。獺從賴聲。賴從刺聲。而獺得音佗末切。則大字讀去聲。得同聲於

賴。讀入聲。得同聲於刺。可知也。今廣東惠潮嘉應多中原遺音。說文大本訓人。彼則謂丈夫曰賴子。大轉爲賴。亦以舌頭定母之字。旁望作半舌來母音也。○秦本齒音。古亦斂入舌頭端母。如詩箋云。螻。謂蜻蜻也。說文螻但作蜻。而今之蜻蛉。說文爾雅皆作丁。是秦聲青聲字古可讀丁之證。今瓊州呼先生丁當。則齒音斂爲舌音者。今尙不絕。由是言之。大秦之音。正如刺丁。以種類僂其國。非謂狀似漢人明矣。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屬域者數十。其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大秦。土多金銀奇寶。與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遏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丁謙益甫考證曰。犁鞞之名。前漢書僅附見於烏弋山離傳。至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羅志略作安馬特尼亞始通中國。因得悉其國俗而爲之傳。考西人史書。羅馬並無大秦犁鞞之稱。以歐洲一統獨有羅馬。故中國人取大秦以爲比。非彼邦所自號也。惟考西曆。延熹九年爲一百六十六年。而羅馬王安敦卒於一百六十一年。知其使在道。閱五六年。方至中國。海道交通之難如是。蓋是

時安息方強。與羅馬爲勍敵。陸道被阻不通故耳。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者。蓋由西里亞境繞地中海北岸。歷基里家。加帕多家。加拉太。庇雅尼等地。更渡海峽。由庇三典城。經德拉西。馬基頓。而西也。出海西至大秦者。蓋由伊呂利西境航海達於義大利。卽大秦本部矣。

△三國志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云。大秦國一號犁軒。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

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國。原文

脫國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

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丁謙考證曰。此大海在安息條支西。則爲地

中海無疑。安谷卽安提阿城。考新約書保羅三次傳道。皆從安氏沃起程。安氏沃合讀卽安谷。

安提阿其轉音也。他書或作安特克。或作安提古。其城在地中海東濱。安息自漢元帝永光五

年攻取西里亞地。故西界至此。從安提阿乘船至大秦。直截海西。知中間並無陸地。有河出國

西。卽法南西南之羅尼河。又有大海。意大利西面海也。遲散城當卽漢時羅馬所攻努曼提城。

努曼與遲散合音。故址在西班牙北境。自羅馬視之。卻在海西。此下特叙往遲散城陸道。蓋從

羅馬直北。先當至米蘭城。米蘭卽烏丹轉音。再西越阿耳魄斯山。渡羅尼河。再西南越比利尼

斯山。渡伊伯耳河。再西卽遲散城。三大都者。一米蘭。一馬撒利亞。今法南馬撒兒海口一達拉根。皆羅馬盛時著名大城也。見歐洲史略

△魏書西域傳。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其海旁出。猶渤海也。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議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丁謙考證云。大秦見後漢書及魏略。考西史自東晉太元二十一年。羅馬已分東西。至劉宋後廢帝元徽四年。西羅馬亡。則此大秦必指東羅馬無疑。安都城卽康司坦丁奴不爾。從條支西渡海。謂從推羅等埠。航地中海。西行又曲而北。行入希臘灣。又曲而東。行入馬麻刺海。故曰海。曲馬麻刺爲大海。中小海。因以渤海爲比。居兩海之間者。北黑海。南地中海也。外域謂之大秦者。可知大秦非其國。本號乃西域諸國稱之。以對中國人者。

△太炎文別錄。漢土始知歐洲各國略說云。漢時始與大秦通。其後通稱歐洲諸國爲大秦。前不知有希臘。後不知有日耳曼也。逮及唐世。大秦之名漸隱。故唐書云。拂菻。古大秦也。役小國數十。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頗黎綠金。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拂屎者。卽佛朗哥。是時正爲歐洲帝國。唐時與歐洲諸國往來最數。由是安西都護所轄者。有丁零州。

奄蔡州大秦州等皆寓名夷落。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而道里方域始詳悉矣。

△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嚴復天演論書後說學派云。蘇格拉第。希臘之雅典人。

生於周元王八年。爲柏拉圖師。其學以事天修己忠國愛人爲務。精闢肫摯。感人至深。有歐洲

聖人之目。以不信舊教。獨守眞學。於威烈王二十二年。爲雅典王坐以非聖無法殺之。天下以

爲冤。其教人無類。無著作。死之後。柏拉圖爲之追述言論紀事蹟也。西元前四六九
生前三九九沒

柏拉圖一名雅里大。各希臘雅典人。生於周考王十四年。壽八十歲。儀形魁碩。希臘舊俗。庠序

間極重武事。如超距搏躍之屬。而雅里大各稱最能。故其師字之曰柏拉圖。柏拉圖漢言駢脅

也。折節爲學。善歌詩。一見蘇格拉第。聞其言。盡棄舊學。從之十年。蘇以非罪死。柏拉圖爲訟其

冤。黨人讎之。乃棄鄉里。往游埃及。求師訪道。十三年。走義大利。盡交羅馬賢豪長者。論議觸其

王諱。爲所賣爲奴。主者心知柏拉圖大儒。釋之。歸雅典。講學於亞克特美園。學者裹糧挾贊。走

數千里。從之問道。今泰西大學稱亞克特美。自柏拉圖始。其著作多稱師說。雜出己意。其文體

皆主客設難。至今人講誦弗衰。精深微妙。善天人之際。爲人制行純懿。不媿其師。故西國言古

學者稱蘇柏。西元前四二九
生三四七沒

亞里斯大德。此名多與雅里大各相混。柏拉圖高足弟子。而馬基頓名王亞烈山大師也。生周

安王十八年。壽六十二歲。其學自天算格物。以至心性政理文學之事。靡所不賅。雖導源師說

而有出蓋之美。其言理也。分四大部。曰理。曰性。曰氣。而最後曰命。推此以言天人之故。蓋自西

人言理以來。其立論樹義。與中土儒者所明最爲相近者。亞里氏一家而已。元明以前。新學未

出。泰西言物性人事天道者。皆折中於亞里氏。其爲學者崇奉篤信。殆與中國孔子侔矣。泊有

明中葉。柏庚起英。特嘉爾起法。倡爲實測內籀之學。而奈端。加理列倭。哈爾維。諸子踵用其術。

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學之失。日著。讖者引繩排根。矯枉過直。而亞里氏二千年之焰。幾乎熄矣。

百年以來。物理益明。平陂往復。學者乃澄誠平慮。取亞里舊籍。考而論之。別其蕪類。載其菁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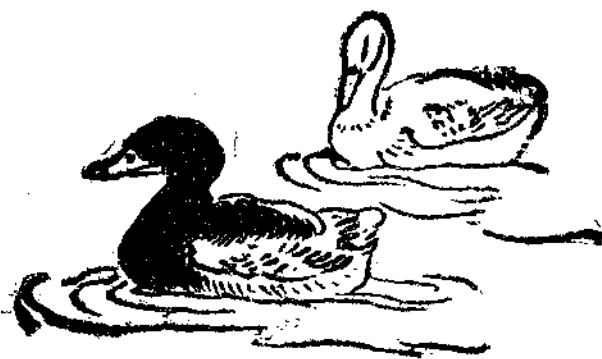
其真乃出。而亞里氏之精旨微言。卒以不廢。嗟乎。居今思古。如亞里斯大德者。不可謂非聰穎

特達。命世之才也。西元前三八四。生前三二二沒。

△蔡元培編哲學大綱說哲學與宗教云。希臘哲學家爲當時神道教之反對者。蘇革拉底以是

隕其身而不悔。柏拉圖及雅里士多得爾之哲學。則以融合科學及宗教爲最高之鵠的。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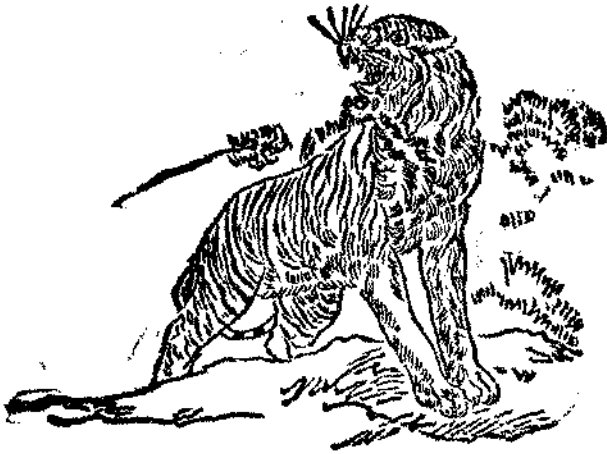
哲學求得正確之世界觀。而據是以建設完全之宗教。



諾皋說

吳承仕

酉陽雜俎第十四卷，雜記鬼神怪迂之事。題曰諾皋記。吳曾能改齋漫錄曰：諾皋，太陰神名。出抱朴子。尋抱朴子登涉篇載遁甲中經呪曰：諾皋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云云。此文以諾皋二字爲句。古人有所祝告，首稱諾皋以爲噫歆。警神之詞，蓋與粵惟噫嘻烏虛同比。或單稱諾。唯諾對文有敬怠之異。散文則通。春秋僖露止雨呪曰：喏天生五穀以養人云云是也。舊本皆文昭輒改爲嗟，蘇與輩從之，大非。或單稱皋。士喪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注云：皋長聲是也。章君說皋門而內應聲。連言則曰：諾皋抱朴所稱是也。又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呪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亦見漫錄引。文勢正同。亦以諾皋爲發語詞。吳曾誤讀抱朴說爲太陰之神，失之遠矣。段氏以諾皋爲呼召鬼神之稱，故雜記物怪而題是名。於理爲近。然續集又有支諾皋三卷，支之義未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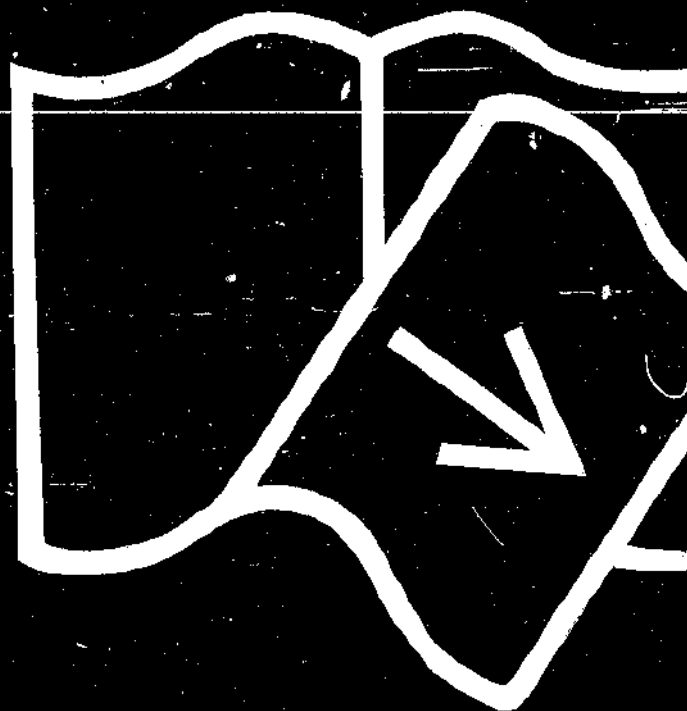
文

苑

麓

不





原件短缺

雲擁丫山尖。雙髻不容把。影落烟鏡中。晴光助妍姸。入山恐不深。此景詎忍捨。空濛無遠近。色相天所假。石骨斂春容。怒立拒奔馬。披霜萬葉黃。背日一峯赭。入寺不知門。霧溼鐘磬啞。梯樹引泉根。泠泠墮檐瓦。躡足出叢薄。豁然露平野。殘陽淡淡收。飛鳥悠悠下。中有萬古情。含悲不能寫。束身入世程。此意待來者。

韜光寺

俞明震

同在山光中。奇峯不足數。絕頂名韜光。萬象待吞吐。我從靈隱來。幽境出廊廡。剖竹引泉流。捫蘿接蟲語。含霜衆壑陰。衝風一雁舉。欲窮滄海觀。惟見頽陽俯。窅然入鐘界。撥霧迎寒杵。洪聲起何世。激蕩成今古。生平哀樂情。聊借湖山補。不學春游人。紛紛論晴雨。

六月二十四日依韻作

黃侃

燈晦香殘有所思。蓋纏難斷是情癡。尾生抱柱心良苦。徐甲成灰事太奇。懷裏輕烟如可接。扇頭明月豈能規。微波欲託知無路。空記金蘭舊日詩。

移山銜木兩無成。壁石研丹鎮有情。日日愁心噴薄酒。宵宵清淚怯孤檠。卻將辛苦思前事。縱得團欒失此生。欲假天池量恨意。獨嫌潮汐不常盈。

題蘭

黃侃

風露淒淒百卉殘。天涯獨客憶幽蘭。楚人最解憐香草。一卷離騷幾度看。獨處空山漫自嗟。遙心幽意度年華。世間不少閑桃李。纔遇東風便作花。任是彫零骨自清。豈容蕭艾借嘉名。幽芳合作梅花伴。露冷霜寒過一生。

無題二首

黃侃

幽。愧。秋。寒。夢。未。成。淒。然。夜。籟。起。愁。聲。候。蛩。有。恨。知。誰。訴。斷。雁。傷。離。解。自。鳴。媿。以。虛。言。酬。摯。意。誓。將。微。命。殉。深。情。莫。嫌。人。事。多。圓。缺。君。看。姮。娥。萬。古。明。折。碎。明。珠。玳。瑁。簪。九。天。難。與。正。初。心。山。南。已。結。繁。欽。恨。溝。上。猶。勞。卓。女。吟。預。計。他。生。終。倘。悅。偶。思。前。事。已。侵。尋。神。山。豈。是。無。靈。藥。其。奈。波。濤。比。舊。深。

詠史二首

仿楊鐵崖樂府體

宋慈愛

徵聖篇

一命傴。再命僂。三命益。恭循牆走。他年俎豆昌平鄉。達人不愧明德後。關雎爲風始。清廟爲頌始。四詩昭兮十翼成。復述虞夏并五禮。濟濟魯諸生。春秋奠兩楹。金聲不數宅。科斗文字迺出壁。至寶呵護有鬼神。一任蚩蚩棄與惜。君不見。拭吾履。發吾笥。後世護吾車。會稽鍾離意。又不見。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男子秦始皇。

豫讓橋

擊代后。反銅斗。趙襄阿姊摩笄亡。知伯區區彼何有。哀哉知伯飲器頭。苦殺豫讓吞炭口。伏橋難酬國士恩。斬衣三躍心煩冤。事前不作包胥秦庭七日哭。復不作比干龍逢死直言。吁嗟乎。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人謂豫讓忠。我將豫讓責。感遇

劉紹寬

鳳皇翔千仞。下覽雲霄中。朝栖嶰谷竹。暮集嶧山桐。箐林非不蔚。荆棘成灌叢。周德在邪世。抱道慎厥躬。舉步隘四海。所遇將終窮。聞達豈不願。世汙道安隆。蝸廬足自

適蠻觸乃迭攻。

宇內方擾攘。藩鎮起兵爭。樓牽徧中土。疆場無安寧。豪傑奮時起。抵掌說縱橫。豈有勘亂功。所志在衡行。腐儒背時尙。說經猶硜硜。坐誦天人策。願言致太平。

仲尼祖堯舜。政教不分途。上之爲君相。下之爲師儒。本無宗教名。事與釋老殊。後世夷爲三。名實非云符。歐化重實驗。耶教斥矯誣。因以及孔氏。迹戾東西趨。滔滔起新說。經訓成土苴。尊親兩大義。萬古淪昏衢。

屈原遭放逐。乃著離騷經。大招與天問。眇思極窈冥。五方不可處。卒自沈清冷。伯倫頌酒德。睨物等浮萍。淵明稱曠達。每醉不願醒。此皆託焉逃。世網虞見撻。生途極艱險。跬步皆仄傾。苟全惟沈湎。孤憤遂捐生。所悲諸賢志。遺慮難忘形。倬彼先覺路。八道界金繩。

六朝盛佛學。五季多仙真。世道日衰敝。宗教乃闢新。譬諸閤室中。列炬耀嚮晨。又如中流筏。利濟出迷津。人窮知返本。始與性命親。攻取日厭惡。妙道契真淳。頓悟無生

理。超然清淨身。

游臨海東山

李翹

繫舟薄廣岸。升眺陟嶙峋。巖際新徑惑。嶺上故蹊分。野花發丹彩。攢藥吐氛氲。透池眺迴流。迢遞望通津。連蕞蔽井陌。遠岫出重雲。晤言遺物慮。卽已去埃塵。靈仙倘獲偕。遐軌良可遵。

早至舟山浮橋待輪

李翹

曉月照寒波。頽霞映高樹。稍見洲畔山。猶餘江上霧。去舟杳已迷。浮橋暫爲駐。平生勞物役。弱質謝遠度。一聞采菱歌。情悲誰能數。渺渺睇滄江。憑風散襟素。



詞錄八首

琵琶仙

沈維賢

送友人之武林用白石韻

杯酒離亭。早催送載鶴歸舟如葉。寒意微勒春葩。攀條正愁絕。春未半、鶯邊嫩約。肯留待殿春鷓鴣。一翦淞波。相思寄得。榆素能說。待吹起銅笛西泠。記簪袂翩翩。那時節。君問赤山深處。正茶香盈。莢三五夜。湖樓釘坐。有玉蕚激灑如雪。遲我筇竹來游。醉歌償別。

解連環

沈維賢

和夢窗

亂愁如結。望長星。夜落遠天無極。乍喚起圓魄當頭。又雲殢雨欺。驟添寒色。茗橋初花。未應問淮流南北。只湘尊暗泣。渺渺素波。怨絃誰憶。鶯梭者番浪擲。任飄棉水曲。萍撼秋白。等桃根桃葉來時。怕笛裏畫樓黯消。金碧海鶴西飛。更搖動滄江幽汐。

盪孤舟。晚風傍柳。怎生繫得。

臨江仙

黃侃

樓外輕雷驚倦夢。水文簾上涼添。起來闌角御新簾。斷虹還拂樹。斜照正烘簾。隔岸烟巒來鏡裏。黛痕如學眉尖。鬢茸濕柳欲齊簷。晚風吹不起。妝襯一彎蟾。

四和香

黃侃

移牀憶半屏

乍拂凝塵長簾冷。夜向空房。永飲不能酣。終易醒。經歲事勞追省。深幕一燈明。鳳頸照我淒涼影。欲把禪機銷。此病知舊約。無由整。

阮郎歸

黃侃

燈稀露重罷歌聲。華鞦照曉星。柳陰樓閣自濛濛。羅幃人醉醒。蟲響寂。燕翎輕。寒疇初旭明。追涼今夕定相迎。薜蘿池上亭。

生查子

呂聖因

清明烟雨濃。上已鶯花好。游侶漸凋零。追憶成煩惱。當年拾翠時。共說春光早。六幅畫羅裙。拂遍江南草。

法曲獻仙音

呂聖因

鴉影倦烟。砧聲喚雨。暝色陰陰弄晚。酒興蕭疏。詩情寥落。探梅只今全懶。但翠袖閒欹竹。無言自依黯。吟思徧倚樓頭。且舒愁眼。風正緊。雁字幾行吹斷。雪意釀嚴寒。漾江天。昏霧撩亂。雲葉微分。透斜陽。空際一綫。更城南。畫角低送。數聲清怨。

祝英臺近

呂聖因

爲余十眉君題神傷集

背銀釭。拈象管。秋影瘦荀倩。洛賦吟成。人共素波遠。可憐魂覓帷間。釵尋海上。都不
是等閒恩怨。幾曾見瓊樹。日日常新冰。餘夜常滿。贏得情長。那怕夢緣短。瓣香待
卜他生。慈雲乞取。好深護玉樓仙眷。



襍著

李健題



法學卮言

但 燾

漢文帝識治體

漢書刑法志。孝文二年。詔丞相大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不取。丞相周勃陳平奏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因除收律。相坐法。按文帝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牧民者當道民以善。不當罪以不正之法。深識治體之言。有立法牧民之責者。皆當識之。

漢元帝識立法之宏旨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按抑暴扶弱。難犯易避。二語。爲制刑律及一切法規者所當知。今遠西法令如牛毛。於是立律師以爲人訴辯。而律師有聲譽。擅口給者。取庸甚高。非貧弱所能延致。故今遠西之法。與宣帝詔書所云。適得其反。願國人毋徒效法治之名。雜採遠西煩苛法令。使民無所措手足也。

漢博士弟子不服役

漢書儒林傳。武帝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案後代在學之士皆復其身。蓋因漢制也。

漢成帝重博士之登用

漢孔光傳。成帝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尙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是當日論選博士以通政事者爲貴也。

漢律聚飲有罰

漢書文帝本紀。帝初卽位。賜民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令會聚飲食五日。此漢律之散見者。猶今之違警令也。

漢律不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漢書楊雄傳注云。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此漢官吏選舉之制限也。

漢大夫主論議

漢書百官表。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是中夏官吏之主論議。猶遠西之議士也。

漢選舉官吏之法例

徐天麟西漢會要選舉雜錄一門以其可考見漢之法例也備錄於下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

不得仕官為吏志食貨此抑商政策也有市籍不得官無貲又不得官同按無貲不得官則後世以

納稅為選舉資格之濫觴也入財為官不署右職黃霸傳則後代納貲入官之限制也宗室不宜典

三河劉歆傳則後代彊幹弱枝之制度也王國人不得宿衛龔勝彭宣王舅不宜備九卿馮野王馮立馮彥一則

恐釁生肘腋一則慮外戚干政也其坐選舉不實免官者則有執金吾韓立御史大夫張譚叩成

侯王勳太常杜業坐選舉故不以實削戶者則有張勃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城旦

者則有山陽侯張當錄之以為考漢代選舉者參證

漢選郎以資財

班史董仲舒本傳仲舒曰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張釋之本傳如濬曰漢注資五百萬為常

侍郎司馬相如以貲為侍郎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則貲郎亦未始不可得人猶遠西選

舉富資財者多助然才俊亦往往出其中是乃變則非常例也

漢不舉孝察廉之罪

班史本紀。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按漢代選舉。不實有罰。故舉者畏縮。乃至明詔督責之。若今之選民。惟知爭選舉權。以選舉爲鬻貨市恩之具。民德不修。民治未可。言也。

漢吏六百石者不得舉爲廉吏

漢書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自今以來。毋得舉。按自漢以後。官益尊者。刑罰益難及。而呵人受賕之事。亦尊官多於小吏。是則察廉之典。限於小吏。未爲得也。

漢予告賜告之律

漢書高紀。高祖嘗告歸之田。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賜得帶綬印。將官屬歸家治病。按予告。卽今之例。假。賜告。卽前代之賞食原俸也。今司法官及郵局關舍鹽署吏卒。皆有予告。賜告。則在任給假療治之例近之。

漢至日休吏

漢書薛宣傳。至日休吏。師古曰。冬夏之日。至。不省官事。故休吏。又鄭當時傳。五日休沐。此漢休沐之制也。

漢禁二千石私自出界

漢書馮異傳。瑯琊太守馮野王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自此始。按唐職制律。有刺史縣令私自出界之文。殆淵源於漢律。欽謂一律不得兩刑。犯罪在未制令前。不爲罪。皆法律之格言也。

漢嚴延年發奸如神

漢書嚴延年傳。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語。咸曰。寧

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告。道路張弓拔矢。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郡中震恐。道不拾遺。按趙掾爲兩劾。冀以售其奸。而延年遽索懷中得之。先所按者論死。雖失之酷。然治亂用重典。權宜之舉。非迂儒所識也。袁氏當國。蓄異志。左右有操趙掾之術。以干之者。皆見信任。趙掾亦不幸而遇延年耳。

漢頌繫之制

漢書惠帝本紀。有頌繫。注。頌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陛牢。是漢之頌繫。卽今之看管也。原心定罪。探意立情。

漢書王嘉傳。成帝怒丞相王嘉。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諸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罪惡雖著。不宜括髮關械。裸

躬就咎。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案原心定罪。爲犯罪。心理學之職分。遠西學者多能道之。探意立情。則法吏操之。非講論所能喻也。

蕭望之李彊議入穀贖罪之非

漢書蕭望之傳。宣帝時西羌反。漢發兵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按今律有易科之制。富者得出資放免。貧者無資拘繫。是亦貧富異刑之證也。中夏舊律。助人好義之心。遠西見行之律。助人好利之心。近日遠西漸覺悟。專務助民好利心之不當。故於豪強專恣之害。亟思有以裁之。殆由桀道而進於堯道之機也。在經世之君子。有以善道之耳。

漢奪公權之律

漢書貢禹傳。禹上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此

漢奪公權之律也。

漢禁農桑之時徵召證案

漢書本紀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徵召政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又諸葛豐傳。豐以春夏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乃制詔御史。豐前爲司隸。不順四時。專作苛暴。其免爲庶人。後之司理牧民者。當喻此意。而制民事。訟律者。尤宜以此旨。纂入。

漢償民被橫賦斂者之直

漢書本紀孝平元始元年。遣諫大夫行三輔。舉籍吏民。以元壽二年。倉卒賦斂者。償其直。此中夏國。償民損失之故事也。

漢官行守之制

漢官制。官闕則卑者攝爲之。曰行。猶今之護理也。諸官初加。皆試守。一歲遷爲眞。食全俸。曰守。猶今之學習試用也。

漢算緡錢之制

漢書本紀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而稅之。按此爲加於儲錢者之稅。若嘗算則爲財產稅。萬錢算百二十七。見景帝本紀後二年服虔注食貨志。公卿言諸賈人末作蕘貨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積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按此則令民自估計財產。報官據價。征稅之法也。惟僅限於商賈及營利之業耳。諸有租及鑄。如瀉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率皆錢四千而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按此則食租稅者及手工業者亦不免。史稱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按告緡之苛。類於蘇俄而蓄奴婢之制亦因以圯壞。斯亦不幸中之幸也已。

漢算舟車之制

按漢書食貨志。非爲三老北邊騎士而有軺車者。皆令出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當時算及舟車爲尠見之苛稅。今則各國

皆征之矣。

漢租及六畜

漢書西域傳贊。武帝租及六畜。昭帝本紀。元鳳二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又翟方進傳。方進請算馬牛羊。張晏曰。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千也。今之屠宰稅亦此稅之一也。

漢律禁擅興絲賦

漢諸侯官吏以擅興絲賦受譴者甚多。如祚陽侯以擅興徭賦削爵一級之類是也。唐律亦禁擅賦。雖入官亦罪之。

漢婦人封侯

漢書文帝紀。高帝封兄伯妻爲陰安侯。蕭何傳。高后二年封蕭何夫人爲鄼侯。又樊噲傳。樊噲妻呂嬃爲臨光侯。皆此之類。後皆封君。

舍人

漢左官律。制定仕諸侯者之官職。有舍人一官。藝文志。師古曰。舍人。家人也。王家事者。唐給諫臺

舍同爲清要之職。蓋舍人始爲家人。以近習用事。其後遂爲參議聞政之官。猶中書之始以宦者充任。後遂爲政府也。

官寺

漢書本紀。敗壞官寺。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呼爲寺。又何益傳注云。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前代有大理鴻臚光祿等寺。自改制後。官府無以寺名者矣。漢男子二十始服役。

漢書景帝本紀。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漢人蓄奴致富。

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王商傳。私奴以千數。巴寡婦清傳。僮手指千。師古曰。指千。則人百。皆漢人蓄奴婢事工作致富之證也。

漢之賦目

考之漢書。漢之賦目。一曰口賦。民年七歲至十四者出之。人錢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一曰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

治庫兵車馬。賈人與奴婢倍算。孝惠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斯則加賦之私心也。一曰更賦。有三品。曰卒更。古者正卒無常。人更迭爲之。一月而更。是爲卒更也。貧出身。富出錢。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宰相子亦當行。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一曰戶賦。歲率戶二百。列侯封君食之。朝覲聘享之費。皆出其中。一曰軍賦。則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給其家。民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癯。亦出更賦。此所謂疲癯。蓋考驗身體不合格者。非殘廢之謂也。

漢於長安起宅居貧民

漢書本紀。平帝元始二年。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今各國都市。多以官費或市費起宅。賤貸貧民居之。猶漢制之意也。

漢聽民徙寬大地

漢書本紀。景帝卽位。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唐律民由狹鄉樂遷寬鄉者聽。踵漢制也。

漢完耐之刑

漢刑有完。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有耐。高紀注曰。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鬻。惠紀注云。一歲爲罰。

作三歲以上爲耐也。按今遠西囚徒皆髡髮除鬚所以示罰也。

漢女徒復作之刑

漢書宣帝本紀。女徒復作。李奇曰。罪輕男子守邊。女子輭弱。不任守。復令作於縣官。亦一歲刑。故謂之復作也。孟康曰。復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釵緒衣。更犯罪。不從徒加。與民爲例。故當復爲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爲復作也。案弛刑猶今之猶豫執行也。

漢令民報租之律

孝昭始元六年令民以律占租。通典注。律諸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買錢縣官。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此漢律文之散見者。

漢販賣租銖之律

漢貢禹於宣帝時言鑄錢採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

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遂寢。後漢章帝時穀價貴。尙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卽止。此則廢金銀錢幣之難行。中夏在漢時已實驗之矣。何獨於蘇俄而詫爲新制也。租銖則計其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殆一種賣價稅也。今不動產之契稅亦其一也。

王莽私鑄錢布律

通典王莽制法。私鑄作錢布者。與妻子沒爲官奴婢。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

史弼鐵錢之謔

通典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郭泰過史弼。送迎輒再屈腰。泰一揖而去。弼門人怪而問之。弼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

漢有海租

通典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往年加海租。民不出。按海租殆漁稅之一種也。

王莽徵所得稅財產稅

通典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伎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若客館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末年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前者除本計利。但徵其息。不徵其本。即今各國所行之所得稅也。後者但計所有資產而徵之。即財產稅也。

王莽官業之制

通典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也。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除買

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國於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請若受園廬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周之月出錢五百也。樂語五均。樂語

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傳記有幹馬。幹音今開

除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工商能采金銀銅錫。

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度於司市錢府也。各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賞。為物上中

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而不竊者。均官有

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貫。過平一錢。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長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除之。但空也。空除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又下詔曰。夫鹽。食穀之將。為食穀之將帥。酒。百樂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市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按自周以來。歷代官制。均有市官掌物賈。然後代多。視為具員。其行此制最力者。惟莽。不悟郡縣之世。除貪汚。尤急於防。兼并莽一切假手。官吏國與民交病。而姦吏猾人私幸。其巧之得載。莽不考時勢。一意孤行。張皇古制。自以為公。旦復生。猶今人之不察國情。篤信蘇俄家馬克斯。而人列寧。不悟中夏自有法度也。

漢文帝主於宗室功臣中選舉天子

漢書孝文本紀。元年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

愿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按承平守文之主。不傳位於子。而以選舉宗室功臣爲言。其得謚爲文也宜哉。

漢文帝不爲己祈福

文帝十四年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文帝知歸福於百姓。不爲一己。頗有今日遠西民主首長之風。

漢景帝詔書似格言

漢景帝二年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今之繕兵符。位卿貳者。鮮能不蹈三者之失。景帝之言。可作此輩座右銘也。

亡命

漢書張耳傳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唐律有亡命山澤不從追喚之條。

加功

漢書永始元年詔曰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如澆曰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尙未加功。

漢匡衡張譚請議事從多數

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曰陛下聖德忽明上通師古曰忽與聰同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

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當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難以定吉凶。是中夏會議重多數之證佐。

漢旗幟尙赤

漢書郊祀志贊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按此議倡於劉向父子初未施行。至

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尙赤。唐之旗幟亦尙赤。豈遠規漢德耶。
喜氣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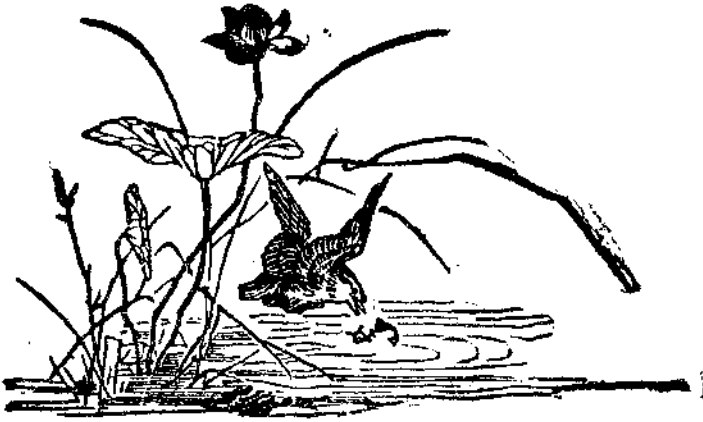
漢書天文志。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日疇。如瀉曰。蔡邕云。麻田曰。疇。之整治。城郭食物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芬芬。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按政教修明之國。百廢具舉。入其國邑。日曠神怡。非必有慶雲也。

鷓冠

左傳鄭子莊好聚鷓冠。漢書五行志。張晏曰。鷓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又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鷓冠。蓋以鷓鳥知天時。今軍人禮冠。效遠西制。飾以鳥羽。不知何所取義。

漢成帝私置田宅

漢書谷永諫成帝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如瀉曰。稱張放。家人是爲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云云。今民國之首長。多以貨殖聞。永生今日。亦必不以爲恠也。



別錄

樹蔚



國壽錄

吳縣潘氏鈔藏本續

禮兵二部尙書余煌傳

余煌字公遜。號武貞。紹興會稽人。先世自龍游學錄公教授。公父子同官於越。因家焉。曾祖定所公。嘉靖戊午鄉薦。歷任新鄉肇慶。有惠政。父心咸公。母王安人。教煌攻苦。戊子入國子。辛酉鄉薦。乙丑殿試第一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璫魏忠賢用事。作三朝要典。煌與名。乃乞剪桐之役。道出新鄉。爲其故祖牧地。競以爲仁君有後。崇禎丁丑。晉宮詹。陪講筵。多所規諫。時人才每不稱。使特開保舉法。煌以爲弊益滋。不如少增科目。究之保舉無用。又議罷驛遞。窮民往往走賊。乞生煌請稍寬其禁。多一夫少一賊也。不聽。西北盜起。苦兵糗。使內監貴房稅甚嚴。東案貴疑責之誤至有嫠婦投環。廷臣莫敢言。煌曰。根本重地。奈何以錙粒重失其心。會有檄省兵入衛之議。煌曰。未警而檄。則戍不能久。既警而檄。則猝不及事。宜近畿要害。量設游兵。卽以勤王之食食之。緩則分防。急則合應。時皆不能用。戊寅外艱。庚辛歲饑。煌賑活有方。癸未冬。許都爲亂。東陽猝起。破三縣。煌密奏記司李陳子龍。以故戡定不費力。甲申。燕京失守。煌作詩號之。有血流火龍草木悲。投纆慘聽深宮。

泣之句。建康有君。煌馳書諷大臣。觸時宰相馬士英之忌。乙酉。清兵自建康直下臨安。煌又有手板難書至正年之句。遂以死自誓。會義興兵起。煌馳語之曰。今日之事。始之非難。成之難。郡中百萬生靈。係子一呼。匪細也。子其勉之。時王大將軍之仁。移守西陵。郡中多蜚語。獨深相結。監國以是益眷顧之。力勸親征。不果。復上疏曰。刻今關係全在江干。正宜痛哭誓師。感激忠義。而棲遲。越土。旦夕。偷安。錢唐一葦。晷刻不戒。而騎踏山陰矣。每念及斯。一慟欲絕。乃者簿書期會。全無涉于軍興。交際往還。徒虛糜東案當平時日。官室妻妾之奉。不去于懷。事權利祿之謀。各爭其便。昔兩都氣象。積歲月始成。今不旬日。抑又甚之矣。伏乞嚴飭臣工。非兵事不言。非軍功不賞。除凶雪恥。飲至策勳。而後潤色太平。未晚也。時馬士英浸且復入。遂直陳南都誤國之罪。謂擁兵自衛。莫敢誰何。敵未至而先逃。國既亡而復用。可爲殷鑒。加司農不受。晉宗伯兼拜大司馬。復五辭。念宮眷爲先故官。不忍改。乃帶銜供職。復有三危三蹙三非諸奏。號稱敢言。時國勢促甚。兵食兩窮。無智愚皆危旦夕。謂人壽幾何。乃在廷猶以先帝時故案相水火。爭力。且又二郡互爲黨。以浙西爲外國。請託賄賂。甚於曩昔。爭考求選。有似太平。科臣王玉藻等引故預修要典指煌。至有追論故兵部尙書楊維垣其殉國不足尙。監國曰。皆大司馬縉彥。與維垣同日語哉。煌勇引退。監國固不許。

拜吏部。五月廿八日。桐廬失守。江上爭焚其營。火漲至二三百里。一時諸帥盡潰去。監國東遷。煌慟曰。是何足守。乃縱城中人入山而誓。以必死。出宿顯聖寺。旦爲六月朔。復入城。拜辭家廟木主。焚其故往來書啟。抽所爲文稿。二出宿石旗草菴。初二日。宿孟壽。早起衣冠。呼子婦輩訣。則北向拜地曰。吾此時死。幸甚。毋悲。誠毋伺我。且曰。未也。獨登舟。從兩童子。至渡東橋。忽躍水。童子呼岸救。不得死。宿舟中。初四日。令一童子歸語嗣君。速以棺來。否。一葦席足矣。一童子去。語其一曰。吾不復死。手弄一木板。東案當作闊三寸許。長五倍之。笑曰。執此。笏以朝。崇禎皇帝方移舟大湖頭。復赴水。三躍出水。面舟子欲持之。童子遽搖手曰。勿爾。乃竟死。則前小板出衣帶間。一書絕命辭曰。膝不可屈。髮不可披。乘箕而去。孤竹之遺。其一書十誠曰。棺用杉。殮以常服。祭止五器。勿殺。勿作佛事。不受弔。不入鄉賢。不刻文集。葬不擇善地。不求墓誌行狀。立一石書明高士武貞余公之墓而已。詳視年月。則系乙酉六月云云。知其必死。不自此日也。元配韓安人。慘痛成病。九月十三日亦不起。煌生萬歷戊子十月十七日。子金鼎。諸生。

錄中余公有兩傳。此其後本也。前本殊率略。但叙兵潰事較詳。而死節事稍異。今併錄如左。

余煌。字武貞。紹興人。登乙丑第一甲第一名。授詞林。天啟中。逆璫魏忠賢用事。至有倫擬文宣。

生祠遍天下。攫其鋒者。無不立碎。盡緹騎日出。道路莫敢歎息。楊左諸公。相繼淪摧。且數十百人。煌知難衡。如孔子夏之自持云。魯王監國。拒清兵江上。以其初不與四公俱渡江禮迎。老成典型。徵視事。煌醇謹温靖。養鼎台之度。監國益眷顧之。時國勢促甚。漸但有八府。隆武稱尊號。浙之接閩者。附麗之所存五六耳。兵與食兩窮。無智愚皆危旦夕。謂人壽幾何。迺在廷猶以先帝時故案。相水火爭力。且又二郡互爲黨。以浙西人爲外國。請託賄賂。甚於曩昔。爭考求選。有似太平。煌澹然不競進。上欲入煌內閣。備顧問。吏部姜垓昌言於朝曰。卽武貞秉撥。垓疾走谷中。不復返矣。兵科曹廣至。追論故兵部尙書楊維垣之及難。謂死不足多。意以諷煌不用。上曰。人誰不欲活在。皆大司馬縉彥。與維垣同日語哉。張縉彥甲申三月從賊乞生者。然終格于物論。兼拜禮兵二部尙書。而推李柯夏。雄孫五人皆進大學士。煌兼職持重。亦不輕有所建白。五月廿八日。方國安部卒。私負鹽徒涉江。就清守卒貿易。爭價。彼卒擊之。卒反走。彼卒十餘人。追至半江岸。望見者。以爲敵。至各自焚其守窩。突奔火。漲燭天。連窩俱燒。光徹二三百里。沿沙諸師盡驚失色。相對曰。豈敵數萬至。頃刻盡諸營乎。亦相率潰去。不一時。自江及澥。數百里。迄無一人。而清兵未之知也。望見諸火不解。何謂。廿九日晚。監國車駕東遷。有亂兵擁門索貨。持婦

女。煌張榜毋得閉難民。門無蹂踐。六月初一日午刻。始有清兵至城。煌獨不去。謂其子曰。此何之子。曰。大人位高。巍與不免。不如早自引。意遂決。赴東門渡東橋下。身浮抗不沒。家人輒扶起。恨曰。忠臣若是難哉。復飲醉。接手登橋臨流。得靖其志。羣以爲東案爲字。下有奪失。監國信煌獨真。

原本清兵至城下。有煌倉猝不及扈駕。又聞鄭之尹自投水死之尹者。鄭遵謙父也。數旬後塗去。

尙書吳鍾巒傳

吳鍾巒。字巒穉。南直武進人。性溫厚。與人言不可盡。不能爲生。授徒寒暑。爲文質直。廢浮靡。郤主理。久負殊望。蓋其門下多至卿貳。而鍾巒一老經生也。年五十餘。志益厲。以歲貢教諭中州。卽用官籍登河南。賢書。癸未成進士。授長興知縣。長興民猾。而鍾巒不工爲聲色。率用講諭。引端不休。嘗日仄而一事不舉。每公座。屢填滿。案側重疊。呼呶不能遣。則以筆濡硃墨。飽橫洒之。怒曰。卽甯不畏此。蓋視其民無良。楷皆如故。設帳時。生徒然不甚有督責也。計處弘光中。起爲廣西兵備道。清兵南下。棄官東。半道盡遣其妻子抵故居。而身與故所脫犯者一人。全髮于閩之城頭鄉。魯監國使人召之。拜通政使。晉兵部侍郎。棲舟山。晉禮刑二部尙書。故犯者長興人。先是誤坐不赦律。鍾巒特求其故出之。犯者曰。吾無以報。願於周旋終身。唯吾力。于是風雨飢渴水陸往。

往千里百勞不言瘁。聞錢肅樂病卒。喟然曰。希聲自不得不死。否日擊近事。安能一刻活在。辛卯。清兵入舟山。監國泛去。鍾櫛冠服詣學宮。爲纒令犯者穿壁牽之。犯者惋不敢任。鍾櫛曰。活我。非愛我。果求活。不半道間。關濤浪至此。且初活汝。正借汝一臂。顧難之。犯者不得已。爲盡鍾櫛學宮燬。僅存骸骨。犯者間道負歸。其子 鍾櫛有文集數卷行世。

論曰。此與在事漂搖共憂患者異矣。櫛穉未嘗一寄籍魯也。又桂林且起。從龍便遠清壁。未卽驚喙。坐都清華。卽櫛穉無意乎。祁忠毅千里歸來。不至家。撥舟雲門。尋故人論道。俗以爲難。乃半道遺骨肉而求。不可知之。駕非有智勇不能矣。或以櫛穉爲謹弱。是未知老氈有性在。

禮部侍郎陳函輝傳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性疎宕。工爲詩文。亦近聲色。丁卯鄉薦。甲戌成進士。知靖江縣。罷歸里。乙酉。魯藩自台州來。越監國。函輝與總兵吳台伯扈從。勞擢函輝翰林院春坊。轉詹事府。晉禮部侍郎。越事敗。函輝踉蹌間走上台靈峯寺。而其家人則已潛寺傍淨室。函輝笑謂家人。若等自勉。吾不復再見矣。家人以其言易。不謂然。則又從僧索故曆。曰。六月之望。可了吾事。僧又以其言易。不謂然。然作詩文如常。亦或爲人成薦。啟絕不及家事一語。嘗問寺前池水深淺。聞者稍稍疑。

之十四日。僧有裏單去者。函輝徐曰。豈以我哉。則慎勿去。僧亦不解。夜徘徊殿上。看晚課畢。則曰。留籠燈。我用。早還汝。五更攜燈燭。竄身池。池水淺。不得死。僧覺。共持起。時已天明。索粥飲。曰。毋報我家人。我從此不死。頃之。引纒于僧密室矣。有二子。長貢士。次。

巡撫荆公傳

荆本徹。字大徹。南直丹陽人。甲戌進士。初授建昌府司李。與巡按御史劉宗祥不合。被逮發戍。甲申春。史可法座上一見便嗟服。時可法欲就北都。本徹曰。方今政事不舉。人心荒離。寇勢既張。神京必變。無有爲國家鞏桑土之計者。明公尊攘巨手。潞內屬觀。恃以爲安危。當預請典司南京。以遙應北平。丰采所炤。人心不去。使諸南郡官方有所稟承。此防亂第一要著也。已三月。果大變。可法服其先見云。弘光初立。起監軍僉事。轄下江一帶。及揚州陷。南都失守。所在歸降。本徹督部將吳志魁等復起兵趨潞。收潞盜顧雍等。兵勢益振。乙酉。田仰至。越監國使與揆席。疏稱本徹兵力可窺崇明。因以有事蘇松。隨加蘇松巡撫銜。本徹受命。與王臣縉張琦等。臣縉庚辰進士。琦字劍州。已卯舉人。庚申特用。十月十八日。遇清兵于流河。時大小戰船數十艘。戰士數萬。得殊捷。復崇明。迺使臣縉署崇明縣印。而琦署蘇松道印。擬刻日趨松江。適本徹部將王常私與顧雍有隙。起

攻殺之本。徹怒斬常。而常標下小將怨本。徹畔入清。爲間誘破崇。明本徹走舟山。還以三水車舟戰清兵于施家河。覆清舟二百餘號。本徹傲依肅魯伯王斌卿不相能。丙戌四月。本徹部較不律。擅取民財。斌卿以兵合百姓共殺本徹。收其兵。其子某遁去。

巡撫錢肅樂傳

錢肅樂。字希聲。潮寧波鄞縣人。諸生時。便爲黎博菴所殊賞。丙子鄉薦。丁丑成進士。知太倉州。政多惠民。請謁不行。病歸。乙酉。清兵下潮。肅樂繼鄭遵謙而起。以衆推領萬人戍海。及魯藩監越中。加巡撫。時食盡衆散。移屯越事敗。走澥上。久之。以兵突海上。諸縣不得入。潛屯溫州某山。病卒。

通

訊

駿

丞



通訊輯錄

古層冰來書

記者足下。費君蒼朱衣行水出處。猶尙失之。此典卽出南史。梁書亦著之。今錄如左。以釋張君之疑。想不嫌其冒昧也。古直白。

梁書鮑泉傳。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俄而復見。任管如其夢。

南史鮑泉傳。侯景殺泉于江夏。沈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沈于江。如其夢。

再者。僕曩嘗注黃樓銘廣陵對等十餘篇。貴志體裁。或不容此。否則願就正於大雅也。直又拜。案集部爲四部之一。而箋注又治學之一涂。古君倫錄以見貽。本誌樂爲刊載。與體例無妨也。

記者識

唐大圓來書

旭初先生道鑒。貴刊八九冊已收到。愈見精采。啓人神智。無有邊量。甚盛甚盛。圓自鄂歸。始於法界新蓮社。開覺國學院。已成立研究一部。得廿餘人。於九月十七日開講佛學通義教育指歸。唯識攝粹文學實相等。慨自歐學東漸。文體解散。寢等釜鳴。文學實相。沈隱弗彰。閱於唯識諸籍。獲窺文心。試爲講說。將成正論。別開生面。唯念貴刊。可與適道。它山攻錯。儻資予助。奉上真自由論一首。詩四章。又敝院簡章一份。用塵清覽。并叩道安。唐大圓謹上。

何與神來書

旭初先生道鑒。讀月刊通訊。見商訂金石國故函多。知執事學識淹貫。鑒別精審。甚欽佩也。二期八冊。既不弃弟所寄東漢告廟金冊拓本。刊銅印行。而跋不見錄。得不滋繙沙磨本疑議乎。如以文有蕪類。請檢稿重訂。下期續出。是亦攷古者不示人以璞之義。想高明或許焉。近得晉玉陶潛印。宋邛磁蜀王之璽。鄂簡令印三事。拓面并題。寄候衡裁。與戴文節公粵秀山觀海圖。正覓高手攝影。同袁簡齋女弟子駱綺蘭所繪子才夫子課餘簪花小照。一併付郵。以踐前言。蓋蜀僻偏隅。精光學者少。故攝影維艱。良可歎也。倘許鑒藏不謬。可拓印照片者尙夥。容卽源源而寄。(下畧) 祇頌撰安。振義頓首。

再者。李孟楚先生石目。後期想必登錄。如貴刊目錄亦采。弟有四川輿地碑目補。就輿地紀勝所列約數百種三巴金石苑補目。六朝金石造象堪金石目錄。合造象而言等編。亦擬鈔寄。孟楚先生何省人。住何處。幸介紹通函。因弟造象專書。頗輯有日。所治意旨亦復相同。但彼采文。弟兼采字畫。并紀念國號官爵補證。南北史爲稍異。總之皆治金石學之別有蹊徑。與六朝人供佛求福同。傷世亂一懷抱也。不圖海內亦有同調。大君子想亦許可焉。陶北溟先生嗜好亦同。盍撮爲一局人物。以筆代面。如何。幸垂督。振義又拜。

案告廟冊跋。本與拓本同時付印。嗣因篇幅太長。紙背既不能盡。而列爲專篇。似乖體例。遂從割寘。其他跋稍簡短者。固無不照錄也。晉宋磁玉印三事刊在下冊李君石目。亦以歸類爲難。下不著致證語尤恐讀者略少尙遲登載。記者餽口四方。餘力爲此。精神罷敝。時有闕失。幸垂諒焉。

李君浙之瑞安人。與記者初未識。而陶君往來京洛。居止靡定。倘何君引爲同志。通函商榷。度必二君所樂聞。請各投書本社。代爲發布。卽用此爲介紹之方。如何。東識

陳柱尊來書

旭初先生大鑒。頃讀華國第二期第六冊。尊著鉛槧餘錄。於拙作京口三山詩有所匡正。不勝感

謝蓋柱以桂人來游斯土。方音各異。則以聲近而易譌。時日匆促。故以失攷而多誤。荷蒙指示。獲益良多。今已於拙集改正。並爲之跋。以毋忘大雅之賜也。暑假還鄉。頗有吟詠。今復寄上。以待繩削。又讀華國。知黃季剛君有文心雕龍札記。柱近年亦有增注之作。斯道不孤。至爲可喜。茲先錄寄敘例一篇。敬塵尊覽。倘以爲可取。尙當次第續寄。以柱顛蒙。非敢欲與季剛書比美。然觀其異同。亦揚推國學之樂事也。順頌箸安。陳柱再拜。

承以所著文心雕龍增注賜登本刊。幸甚。擬俟札記畢後。卽爲續刊布。記者識

金筱甫來書

旭初先生惠鑑。貴刊高文典冊。薄海同欽。弟以東施之容。廁入夷光之列。妍醜並列。彌慙形穢。唯參證頻年。自珍敝帚。雅不願於中輟。茲將原法二卷。寄奉左右。不敢重辱貴刊。如蒙續登。尤所願望。實求一踐宿諾。予以弁言。大箬法言疏證別錄。無義不精。有疑必析。正思入勝。忽焉中止。日月引領。頸骨爲酸。幸先續登。以慰渴望。兆鑿頓首。

原法二卷。卽當續登。書辭謙抑。何其過甚也。疏證別錄。本是隨讀隨記。事煩輟業。良用歉然。殺青成編。需諸異日。東識

第二期第十册校勘記

圖畫第三頁題詞臂痛目昏誤氏。

我之宗教觀第一頁第十行律淨密誤蜜。又第四頁第十行皆是自心是自二字誤倒。又第五頁第十二行惟無論惟誤推。又第六頁第十行信修所獲誤護。又第九頁第一行在理智上誤所。

師鄒齋經義偶鈔第二頁第九行脾氣誤牌。

尚書傳王孔異同攷第六頁第一行念茲在茲下茲氣誤慈。

呂氏春秋補正第三頁第十行然从力直聲然誤特。又第六頁第十一行墜形訓即地誤墜形。又第八頁第五行越語誤說。

文心雕龍札記第三頁第八行翫華誤旣。又第八頁第二行小注烏生篇誤烏。又第十二頁第十一行隼逝誤準。又同頁第十二行小注合成融融字體誤。又同頁第十三行安行誤按行。

鞠躬易拜議首行題及邊題議均誤義。

詩錄第七頁第二行紛黛誤紛。

詞錄第一頁第六行斜倚誤椅。

太平樂府校勘記第六頁第八行作李下應有一墨圈○無工字。又第十頁第十一行蘭花市

蘭旁有墨點誤植花旁。小山小令作圍花市若云蘭圍市則不可通

鉛槧餘錄第五頁第四行少安毋躁誤課。又第六頁第九行迄無善策誤乞。

國壽錄第五頁第六行棄去誤葉。又同頁第十一行輕棄長江棄亦誤葉。又第六頁第七行

可費三寸舌可誤何。又第七頁第十一行豈有獲當有誤不。